

克服“两张皮” 选准“结合点”

——谈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怎样结合

张映群



几年来，我市各级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普遍得到了加强，但与改革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仍是不适应的。通过一系列地调查研究，我感到当前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怎样使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紧密结合，克服“两张皮”，选好选准“结合点”。

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看，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许多新课题，诸如如何树立哪些新观点、破除哪些旧观念？党如何对经济工作起到保证、监督作用？思想教育怎样改变脱离实际、脱离党的现行情况、脱离群众实际利益的状况等等。这些问题的焦点，是怎样使思想政治工作与改革的客观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也就好办了。

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业务工作能否融为一体，关键在于能否选准“结合点”，找出使两者结合的有效方法。通过调查、总结，我们初步选择了以下几个“结合点”：

政治工作与行政指挥的结合，关键在于不为个人人权。我市部分企事业单位实行政领导负责制以后，有的党政领导之间出现了顶牛的现象。调查情况表明，要把行政指挥与政治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党政领导都不要为个人人权。作为书记，必须明确党委要管的工作、管思想工作，真正起到保证、监

督作用，协助行政领导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不要习惯于“一元化”领导，而去计较个人权力的大小。作为行政领导，要与党委通气，欢迎监督，给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不要把负责制误解为“一人说了算”而独断专行。从党政比较协调的企业看，书记、厂长在认识上都能辩证地看待自己的权力。有的企业领导就说，实行厂长负责制作为书记“正了位”，而不是“降了位”，厂长是“责任专一”而不是“独断专行”。

大目标与小目标的结合，关键在于具体化。我市一些单位把理想教育同实践活动相结合，把本部门的发展同个人理想追求相结合，把本部门任务同每个职工的具体任务相结合，使大目标具体化，让职工看得见，摸得着。有的企业定期向职工讲国家和本地、本厂的发展前景以及本企业当年、当月的经营形势、任务，使职工心里明时装着国家、想着企业、联着个人，从而激发了职工的责任感和劳动热情。供销社的一些单位，引导职工把热爱党、热爱祖国和热爱社会主义转化为爱企业、爱职业和热爱岗位的实际行动，使职工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有些人不安心收购、站柜台，觉得低人一等，现在认为行行要干大目标，走街串巷收废品也是光荣的。

创造讲理想、争贡献的政治环境与井然有序的工作环境相结合，关键在于通过教育，自觉养成好的习惯。比如三五四〇工厂，坚持创造两个环境

交叉进行，提出培养“团结、创新、求实、向上”的精神，使职工既养成了生产井然、紧张劳动、认真负责、与技术精益求精的主人翁精神，又养成了讲理想、守纪律、团结友爱的好习惯。四年来，金厂职工上班提前到岗做准备，开会做到秩序井然。

思想政治工作与生产经营活动的结合，关键在于适应、渗透。在农村，我们通过“党员联系户”、“重点扶贫”、“服务上门”等活动，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扶贫致富和为生产服务的过程中，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城市企业里，适应、渗透的形式就更多了。承德炼钢厂开展了以产量最高、质量最佳、消耗最低和好人好事最多、师徒同志关系最好等为主要内容的竞赛，赛出了高风格、高效益。

思想工作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关键在于情理交融。教育有实际工作不受欢迎，主要是“发动群众大干”的空话讲得多，“关心群众生活”的实事办得少。近几年来，许多单位开始认识到，必须把解决职工生活问题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总后勤部所属的家属工厂党委，注重情感投资，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积极解决职工的住房、子女托儿、就业等六件大事，解除了职工后顾之忧。

政治工作指标和经济工作指标的结合，关键在于同步管理。单纯以经济指标考核企业，而忽视企业的思想因素，经济效益就不能持久，还有可能偏离正确方向。去年以来，我市有些企业把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项任务，分解成若干定量指标，变软任务为硬指标，变无型为有型，变无据可查为有据可考。把政治工作指标与经济工作指标同时下达、同时考核、同步管理，推动了两个文明建设的开展。

(作者为中共河北承德市委书记)

说说我是怎么管房的

长春市房产经营公司副经理 李敏



我从1952年在房产部门参加工作，到现在已经和房子打了三十多年交道。在有些人看来，我一定是住着几室一厅、“几气”的房子。其实，我家七口人，除了一个高中生，都是成年人，却只住在一间设施简陋的房子里。

我从五十年代就住在这房子里，二十七年来从未搬家。房子大半空间被两铺火炕占了，人多炕上睡不开，还要有一个人睡在箱盖上。五个孩子晚上学习没有地方，经常“占地盘”。

有一天，天已很晚，我送客人回来，看见几个孩子跳着脚哭。我一问，才知道她明天考试，来人谈话时间太短，来不及复习。我感到有些对不起女儿，但还是说了她几句。当妈的一看这情形，多年憋在心里的一下子全蹦出来了，冲我喊道：“天底下哪有你这样做父亲的。连孩子学习的地方都不给，还有脸训斥孩子！”妻子边说边掉泪道：“我们娘几个也不想跟你住高楼大厦，总得让孩子有个学习的地方，我有个休息的地方。”孩子们也群起而攻之，大女儿说：“你老师来咱家说：‘你爸在房产部门管房子，怎么就住这房子？’”

我是不想住好房，可眼下国家财力有限，一时无法全部解决群众住房的困难。我是共产党员，要享乐在群众后面。我亲眼看见有一家老老少少，六七口人挤在一个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和他们相比，我不是强多了吗？如果凭借手的权力为自己弄房子，而不给这样的群众解决住房问题，就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我现在的住房是困难一点，但我不可不心。我把这些想法向妻子儿女讲清楚了，她们很通情，都支持我。她们也很有志气，大女儿和老二、老三都先后考上了大学。妻子年年被评为单位的先进个人。

一个共产党员不但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谋私利，还应坚决抵制不正之风，有怕“乌纱帽”的精神。我常常接到一些上门批来的条子，经过认真调查，确认不符政策的，我就耐心解释，说明情况；对于象条子中歪曲，以势压人，不听劝说的，我就坚决顶回去。一次，有一住户在单位分到一套新房，按规定应向房产部门交出旧房，但他想把旧房私自转让，占着房子不交。我劝他交房，他盛气凌人地拿出一张条子说：“市里××领导批的。”我毫不客气地说：“违政政策谁批也不行，限你三天搬出。”我们单位的领导找我说：“算了，领导签字同意的。”我一听就火了：“谁签也得按政策办，否则政策不就成废纸了吗？”我和领导“牛”后，就做好了去当工人的准备。当然，这样顶了多次，我也没有被“翻”下。这说明各级组织是能够抵制不正之风的。

还有一次，我去催一位住户交房，那人搬出一盆君子兰花。当时正是人称君子兰“绿色金条”之时。那人说：“这盆花人家给我两千外加一台幸福牌摩托车我都让了。你要把房子给我留下，这花送给你做个纪念，给俩同学朋友。”我对那人说：“房子是国家的，我不能拿国家财产做交易。你若真困难，可以向单位申请，但不能跟我讨道。”那人自知理屈，不敢再争。

对于群众，特别是没有门路的困难户，我争取主动上门服务，尽力为他们排忧解难。有个住户老李，解放前做过地下工作，后来受到不白之冤，全家三口人挤在八平方米的小屋里。他的孩子谈了几个对象，都因家里房子太差拒绝了，精神很痛苦。我了解到这一情况，和科里同志共同努力，帮他解决了住房。老李和他老伴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会把房子送上门来，感动得直落泪。在基层管房期间，我为一百二十多户有困难的群众解决了住房，任公司副经理后，为住户调租房屋六百七十户，回迁三百多户，分配一百多户。

近来，有人劝我说：“老李呀，再过两年你就退休了，也该替自己打算打算了，少得罪个人，多留条路。”我要是退休了，但做为一个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我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我爱山区的孩子们”

——记山村女教师、共产党员揭克华



湖南省平江县金坪乡清溪小学有二十三年教龄的女教师揭克华，多次放弃进县城工作的机会，立志扎根山区当民办教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

揭克华的丈夫是北京某部队的干部，按规定早就可随军家属，揭克华又一次又一次说服丈夫，留了下来。十多年过去，揭克华的丈夫，在孩子眼里就要超过农转非规定的年龄了。前不久，她的丈夫又一次为她和孩子办了进京落户的手续，并由部队出面安排她进厂工作。她又一次毅然留下了。

揭克华为什么舍掉在北京工作的机会，甘愿留在偏僻的山区当民办教师呢？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爱教师这个职业，我爱山区这块土地，我更爱山区的孩子们。”多年来，她为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学生垫付了九百多学费。她家距学校不到两百米，却坚持吃住在校，备课、辅导、评卷，忙碌不停。功夫不负有心人。清溪小学学生入学率和巩固率年年达百分之百，她教的复式语文、算术成绩名列全乡榜首。

揭克华关心疼爱学生，学生对揭老师格外敬重。一次，她因过度劳累突然发病昏倒在讲台边，乡亲们用轿子把她抬到乡医院抢救。在转到县医院治疗的日子里，先后有五十多位家长往近两百多里路看望她。她的责任田是周围的群众帮她种的。揭克华与山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下定决心：条件再差也不离开这块温暖的土地！

河北省邯郸市近几年城市配套服务设施建设欠帐多，群众有许多要求油盐、衣食住行方面的困难。邯郸市委、市政府采取抓住一件事，解二三个方面的问题的工作方法，先后解决了二百多群众生活的难题。

一次，有位工人给市委秘书李永进打电话，反映铁路大院粮站的面粉和食油供应断了档。李永进接到电话，马上通知粮食局长一块来到铁路大院粮站，很快找到了粮油断档的原因。两天后，全市主要粮油品种断档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还有一次，市二十七中老教师李白才给市委写信反映住房拥挤。第二天晚上，市委领导就赶到李白才家看望，并很快和房管、财政局、教育局等部门一起研究，争取三年内解决全市教师住房困难。现在，全市已有五百多教师迁新居。

在为群众解决生活问题中，市委和市政府建立了听取群众呼声的渠道。一是每个市委常委建立两个联系点，二是时联系。二是市委常委会坚持步行或骑自行车上下班，经常与普通市民的身份到农贸市场、火车站等公共场所体察民情。

(吴永华 陈杰 范从炎)

运城市委为村级整党扫除思想障碍



中共山西省运城市委农村整党中，组织全市乡镇近千名农村党员干部联系实际，学习有关文件，扫除思想障碍，纠正对农村整党的几种错误认识。

有些党员干部认为，“现在不搞运动那样的政治运动，整党整不出啥样子。”因此，有些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龙居镇有个村党支部书记，在利用中权利，扩展自家院基，给全村引起了一场强占院基歪风，造成极坏影响。市委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立即派专人前去查证处理，并利用这个典型，向乡镇整党领导进行党的纪律和法制教育，在全市开展“一个共产党员如何遵纪守法”的专题讨论。全市在清理农村财务和清理宅基地中，一百六十名党员干部主动纠正自己的以权谋私等问题。事实使广大党员认识到，这次整党中央反复强调不

因循而抱着消极挨整的态度。市委对有这样态度的同志，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犯错误的党员自觉认识自己所犯错误的危害，找到所犯错误的根源，主动、彻底改正错误。现在已有五十多名党员干部主动向组织讲清了自己的问题，主动退出多占院基和欠款欠物。

还有的党员觉得当干部影响自己致富，想摆架子不干。有的党员说：“想当万元户，不能当干部”，“主义不主义，挣个钱就是好主意”。针对这些问题，市委一方面大力宣传党员干部帮贫致富的典型，使大家增强实现共产主义的责任感、使命感、光荣感；另一方面，引导党员正确认识当干部和个人致富的关系。党员在带领群众致富的同时，自己也可以致富，关键是不能只顾自己发财，不管群众疾苦。目前，全市八千七百多名农民党员中，已有八千多人帮助两万多户农民制订了勤劳致富计划。

(曲保胜 解岩沁)



全家福 吴之如

秦皇岛市委重视党员干部教育，剖析典型案例，教育、干部分清是非，提高觉悟，促进了党风的进一步好转。

秦皇岛市委对一些企事业单位在改革、开放中没有什么漏洞可查的盲目自满思想，剖析了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山海关桥梁厂两家管理比较好的企业内发生的两起贪污案件。

在进行典型案例剖析中，秦皇岛市、县、区各级领导同志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秦皇岛市医药公司通过剖析典型案例，主动地检查了医药购销活动中，接受“让利”款四十一万多元的行为，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个人分得的“让利”款已全部退回。秦皇岛市工商银行的党员和干部，联系市燃料公司不法分子从银行提取大量现金，中饱私囊的事实，认识到银行不控制制度，就会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为此，他们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

(姜文祥)

适应农村体制改革 健全党的生活制度

寒亭镇党委加强农村党员教育和管理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镇党委适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合理调整基层党组织设置，加强农村党员的教育和管理，使党支部和党员的作用得到较好的发挥。

近几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个镇外出务工经商的党员越来越多，镇党委针对这种情况，对基层党组织设置进行了调整。

一是在行政村所属经济组织中设置了党组织。全镇十五个有三名以上党员的村办工业、或行政村内的经济联合体设置了党组织。

二是在镇办企业中调整和设置党组织。十五个镇办企业中有六十二名党员，其中七个有三名以上党员的党员，单独建立了党支部；八个不足三名党员的党员，就近便建立了两个联合党支部，设置了四个党小组。镇工办成立了党总支，领导各镇办企业党支部。

三是在城镇务工经商的党员中建立党组织。十二名党员建立了一个个体劳动党支部，由镇党委直接领导。

四是对农村村、小学的组织进行了调整。全镇六处中学、



倾听群众呼声 关心群众疾苦

邯郸市解决二百多群众生活难题

邯郸市解决二百多群众生活难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二二工厂

愿以军工技术、军工产品、军工质量、军工信誉，热忱为广大用户服务

本厂为总后勤部直属毛呢、服装专业化工厂。历史悠久，设备齐全，重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技术力量雄厚，建立了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产品畅销国内外。

经营品种

绵羊、裘皮各式军用、民用服装（大衣、皮帽子、皮手套、皮背心、皮褥子等），国内首创兼皮革毛皮两种功能的“两用革”（光面、絨面）及军用、猎、兔、狐、狗皮等制做各种皮、毛面男女皮时款、长短大衣及适合野外作业的防寒劳保用品。

产品质量

各种裘皮均采用先进的格、铝、酸等化学药剂鞣制，耐防蛀、防水，无臭味。产品设计新颖，做工精巧，轻便保暖。严格检验，质量上乘。

经营方式

批零兼营，价格合理，代办托运，来料、来样加工均可。热忱欢迎机关、企业、商店、贸易公司和广大顾客光临、洽谈。

厂址：甘肃兰州市盐场路91号 电话：24114 电挂：4434 联系部门：厂经销部 联系人：胡守孝

上海起重运输机械二分厂



质量优良 产品符合部颁标准 特殊需要 本厂承担非标设计 优质服务 欢迎用户光临指正 方便用户 提供维修备品备件

厂址：无锡门外新安镇 本厂路线：7路电车直达 电话：新安镇 电报挂号：9358

孟加拉国对国营企业进行改革

逐步将大部分国营公司变成公私合营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讯 最近，孟加拉国政府决定，将大部分国营公司逐步转变成公私合营的股份有限公司。孟加拉国现有国营公司二十个，下属大中型企业数百家，是国家工业的骨干。在此之前，政府宣布，将四家国有银行的49%的股票出售，任何个人和企业都可以购买，这是政府进行工商管理改革所采取的两项重大措施，受到国内工商界的普遍欢迎。

私人企业发展

1986年7月，政府明确宣布，除了军火、发电和输变电、森林营造和机械化采伐、无线电通讯、空运、原子能以及造币共六个领域外，私人可以向一切工业投资。政府用于扶持私营企业发展所贷的投资也越来越大。年平约的塔卡投资额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约为四十七亿。

政府还采取措施引进外国资本，1980年颁布了“外国

私人投资法”。1981年决定在最大港口吉大港建立出口加工区，并成立了“出口工业区委员会”以加强领导。外国投资既可以独资，也可以是合资，既可以是先出资金，也可以先出技术。对外国投资者，提供种种优惠条件。目前出口加工区已有三十一家工厂。

对于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政府很注意事前采取预防措施。发现问题能及时纠正。如为了保证工人的待遇，

成立了国家和各个行业的工资委员会。委员会确定最低工资，任何厂家都要执行。不久前，根据物价上涨情况，工资委员会决定厂家每月支付给工人基本工资的35%的物价补贴。为解决劳资之间的纠纷专门成立了劳动法庭。

这种被称为工业私有化的政策在孟加拉国已取得了积极成果。私营或公私合营企业在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销售等方面都超过国营企业，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统计，自从八十年代初以来，尽管有世界经济衰退和国内灾害等不利因素，但孟加拉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却一直保持在4%左右，成绩不小。（宣增培 吴定保）

久闻丹麦农庄的盛名，很想见识一下。9月22日，在丹麦外交部新闻司和丹麦全国农民协会新闻部两位女士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离哥本哈根不远的大道农庄。

一提起农庄，人们脑子里很容易浮现出成群的小伙子和姑娘，有的开着拖拉机，有的推着肥犁在田野漫步，又唱又跳。可是，到大道农庄一看，这个农庄只有四个人：主人古纳·斯蒂芬·汉森，他的夫人、儿子和一个助手，却饲养着一百七十五头牛，经营着三十公顷土地。

在丹麦，我们参观过一些工厂、公司、研究所、学校等，但只有参观这个农场时最严格。每个参观者都要戴上塑料帽，穿上塑料衣，还要在两只鞋上套上塑料鞋套，有点象别的星球上的人。这样做是为了预防参观者带来病菌，感染了牲口。两位陪同的女士看到我们穿上塑料衣后的模样，都感到有趣，我们互相看了

一下，也不由地笑了起来。

一进牛栏，农庄主人就给我们每人一份印得很清楚的牛的“档案”，上面记载了每头牛的编号、生日、“父亲”是谁、生育情况、每年产多少公斤奶，其中含多少脂肪、蛋白质。这些项目，每年要统计十三次。每次详细的统计数字，都存入农庄附近的电子计算机中。

每头牛的前面都挂着一张卡片，一面记载着它的“自然情况”，前面所开列的项目以外，特别还记着它何时怀的孕，哪条公牛配的种，产期在什么时间。卡片的另一面则根据牛奶化验和牛的健康情况，规定牛的饲料组成。

这里的挤奶和除粪，全部用现代化的器具。连新挤出的牛奶的余热，也被利用来加热水。

当我们走到一头小牛产房时，主人说：“它是昨天才出生的，是难产，头先出来，兽医把头推进去，还生不下来，后来只好给母牛剖腹。刀口很浅，只用一个小时手术就完成了，现在母牛已经好了。”我们询问兽医的情况，他说，附近就有兽医站，

打电话，兽医十分钟就可赶到。他开玩笑地说：“在我们这里，牲口比人重要。”

参观了牛栏以后，主人又领我们到牧场上去，我们看到一大群牛在草地上吃草。我们高兴地站在广阔的草地和牛群面前拍下了照。忽然又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就是所有的牛都戴着三角形的漂亮的耳环。向主人一打听，小汉森向我们解释，这是为了驱赶牛蝇，这些耳环上都涂着药，有一种味道，牛互相闻着，身上就都带上药味，牛蝇就不敢来侵犯了。

最后来到主人家里。女主人殷勤地接待我们，给我们端出了各种饮料，还拿着照相机为我们拍照。这处与牛棚相邻的别墅上两层十分宽敞，屋内陈设典雅而又符合当今潮流，各种电器用品色色俱全。坐下后，汉森先生介绍说，他在这农场已是第三代了。父亲从祖父手里“买”下了这座农庄，后来他又从

父亲手里“买”下来。为什么要“买”，而不能继承呢？原来这里有讲究，继承要付巨额遗产税，而买却不必付出。

小汉森告诉我们，在丹麦，想经营农庄必须经过严格的农业教育：在九年义务教育之后，要经过半年到一年的实践，然后到农业技术学校学习五个月农业生产的理论，再从事三年的农业实践（至少要在两个农场劳动），并写出论文，接受考试，以后再接受九个月的经营管理教育，这时才可以拿到绿色证书，有资格买农庄从事农业了。买农庄时，可得得到政府二十二万五千丹麦克朗的优惠贷款，五年内不收取利息。

汉森告诉我们，农民也有组织，他是比西兰岛农民协会的，协会有两千多名成员，协会的顾问所每年为会员制订各种计划和预算，需要的各种物资就由农业物资供应公司解决。此外，农民协会还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和开展一些文化娱乐活动。

当我们向主人告别的时候，汉森先生说：希望今后能加强与中国的农民的合作，在农业技术和经营管理等各个方面交流经验。

大道农庄一日

——丹麦见闻之一——

中国新闻代表团

科研走粗放发展道路成果不理想

苏联采用科研人员鉴定制整顿科研机构

据新华社莫斯科10月26日电 苏联采取对科研人员实行定期鉴定的方法进一步整顿科研机构。



孟加拉国阿达姆吉黄麻工厂人在加工原麻。 新华社稿

多年来，苏联的科研工作也同国民经济一样，主要走粗放发展的道路。科研机构 and 人员增加得慢，但科研成果并不理想。这个问题在部委直接辖下的研究所尤为突出。单在农业综合体系，全国就有一千一百三十四个研究所，科研人员达二十万之多。这些所一半以上具有十五至二十年的历史，但是有的所却多年拿不出象样的科研成果。

苏联采取了三项整顿部委所辖研究所的措施。第一，研究所与企业合并，使科研直接为生产服务。第二，将没有前途的一些研究所关闭。莫斯科市被关停的这类所就有好几个。

第三，严格执行干部鉴定制。苏联干部鉴定制度，在苏联西德今年增加科研经费按所占社会总产值比例已赶超美日

新华社社恩10月26日电 西德1986年科研经费支出实际增长率为3.6%，达五百四十亿马克，占其社会总产值的2.8%，按其所占社会总产值的比例计算，已赶上美国并超过日本。

上述统计数字是西德盖吉公司研究部负责人宣布的。他说，美国和西德1986年科研经费支出均占本国社会总产值的2.8%，日本达2.7%。不过，由于美国和日本的社会总产值分别达到八百亿马克和四万亿马克，远远高于西德的二

伦敦股票交易所里以往的工作日差不多是这样的：上午十点上座；下午一点到三点在附近的小酒馆里吃午饭，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时间拖得很长；四点半便夹起皮包回家了。

但是从10月27日起，这种悠哉游哉、佣金丰厚的生活方式却改变了，因为“大爆炸”要从这一天开始了。这家交易所已经有一百八十四年的历史了。股票交易的方式一直是在交易所的大厅里在证券经纪人和股票经纪人之间进行的。证券经纪人代表要买股票的顾客，并向其收取固定的佣金。股票经纪人则拥有自己的证券和股票。这种交易以口头拍板成交。

从10月27日开始，证券经纪人和股票经纪人之间的这种界线取消了，即顾客可以直接购买公司的股票或证券，即使通过中间人，佣金也是并不固定的，而且交易要通过电子计算机进行。与此同时，以往禁止银行、保险、投资公司，尤其是外国人在伦敦直接拥有股票的规定也取消了。

这种变化对伦敦城来说是非同小可的，影响深远。因此，人们称之为

新华社华盛顿10月25日电 据《高技术》月刊报道，美国专家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个自动化气象监测系统。

这家杂志报道，美国商用和私人飞机每年几乎要发生一次事故，其中大部分事故是天气造成的。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航空公司研制成功的一个自动化气象监测系统，能够确切地提供直至每分钟的气象数据。这

适应高技术的需要 培养骨干技术人员 日本一些企业办技术短期大学

新华社东京九月二十二日电 日本一些企业为了适应高技术发展的需要，培养骨干技术人员，最近在日本一些企业办起了技术短期大学。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这些技术短期大学是由企业出资，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为二年，主要培养企业所需的中级技术人才。这些学校的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企业工作，为企业培养骨干技术人员。

金融城里的“大爆炸” 本报记者 李云飞

“大爆炸”。其中特别是证券经纪人和股票经纪人之间的界线。它好比是一座建筑的基石，整个建筑就塌了。所谓的“大爆炸”就是这样发生的。

“大爆炸”酝酿了将近十年，正式规定从今年10月27日开始实行的是1983年。它的发生反映了近年来金融业的飞速发展以及英国政府和金融界继续维持伦敦城作为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地位的愿望。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国际金融业呈现日益加快的趋势。1983年国际证券市场的总额比1980年增加一倍多，为八百多亿美元，而到了1985年则达到二千亿美元。1985年国际资本市场筹集的资金是二千五百六十五亿美元，其中80%是通过证券和股票进行的，约有二千亿美元，每个工作日平均是八亿美

元。而伦敦股票市场这一年平均每天的工作日却只有大约三千三百万美元，全年为十八亿美元。目前伦敦的外汇交易额平均每天达九百亿美元，组约是九百亿美元，东京是四百八十亿美元。伦敦也是世界上外国银行最多的金融中心。这里有外国银行三百九十九家。因此，伦敦被称为是“金融世界的源泉”。

伦敦城是金融人才荟萃之地，据说他们的经验是世界上丰富的。由于金融业的薪水收入高，吸引了英国各界的精英。另外，由于现在的金融活动是昼夜进行的，伦敦的地理位置也较优越，这里的时间比纽约早五小时，比东京晚九小时。英国要维持伦敦城在金融世界的地位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它的收入占英国无形贸易收入的一半以上。因此，为了迎接“大爆炸”到来，伦敦城为了安排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已经花了数亿英镑，仅

个系统的传感器每六十秒钟检测一次机场着落区的风速、风向、温度、露点和大气压。微机将这些数据转换成用声音播报的气象报告，飞行员可以通过无线电收到。

据报道，美国专家还开发了可以检测云层高度和覆盖情况、能见度、降雨量、跑道情况的传感器。

英国一些企业办技术短期大学 新华社东京九月二十二日电 日本一些企业为了适应高技术发展的需要，培养骨干技术人员，最近在日本一些企业办起了技术短期大学。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这些技术短期大学是由企业出资，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为二年，主要培养企业所需的中级技术人才。这些学校的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企业工作，为企业培养骨干技术人员。

金融城里的“大爆炸” 本报记者 李云飞

“大爆炸”。其中特别是证券经纪人和股票经纪人之间的界线。它好比是一座建筑的基石，整个建筑就塌了。所谓的“大爆炸”就是这样发生的。

“大爆炸”酝酿了将近十年，正式规定从今年10月27日开始实行的是1983年。它的发生反映了近年来金融业的飞速发展以及英国政府和金融界继续维持伦敦城作为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地位的愿望。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国际金融业呈现日益加快的趋势。1983年国际证券市场的总额比1980年增加一倍多，为八百多亿美元，而到了1985年则达到二千亿美元。1985年国际资本市场筹集的资金是二千五百六十五亿美元，其中80%是通过证券和股票进行的，约有二千亿美元，每个工作日平均是八亿美

元。而伦敦股票市场这一年平均每天的工作日却只有大约三千三百万美元，全年为十八亿美元。目前伦敦的外汇交易额平均每天达九百亿美元，组约是九百亿美元，东京是四百八十亿美元。伦敦也是世界上外国银行最多的金融中心。这里有外国银行三百九十九家。因此，伦敦被称为是“金融世界的源泉”。

伦敦城是金融人才荟萃之地，据说他们的经验是世界上丰富的。由于金融业的薪水收入高，吸引了英国各界的精英。另外，由于现在的金融活动是昼夜进行的，伦敦的地理位置也较优越，这里的时间比纽约早五小时，比东京晚九小时。英国要维持伦敦城在金融世界的地位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它的收入占英国无形贸易收入的一半以上。因此，为了迎接“大爆炸”到来，伦敦城为了安排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已经花了数亿英镑，仅



日本福田电子公司最近研制成一种能直接用肉眼观察血管内部情况的血管内窥镜装置。这种装置的问题将为中心冠状动脉硬化和治疗中心肌梗塞等疾病发挥作用。图为窥镜装置。（新华社发）

伦敦城的变化是影响英国千家万户的事情。因此，近年来英国舆论对“大爆炸”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同时，伦敦城的变化也会在国际上引起连锁反应，外国金融机构和人士已纷纷涌入，以至这里的地价也身价倍增。

伦敦城外汇规划的改变，将使这里不仅保持外汇交易中心的地位，而且也要成为证券交易的中心。改变后将会有一半的证券交易所是在交易所大厅外进行的，再过一年就会达80%以上。有人估计，过若干年，伦敦股票交易所将会成为供游客参观的博物馆了。当然，改变规划后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以及对整个英国经济的利害得失，目前金融界有不同的看法和分析。这只能留待以后的实践去证明。

但这毕竟是国际金融业的一件大事，因此人们借用天文学术语，称之为“大爆炸”。（本报伦敦26日电）

黑雪威胁着英国的森林 新华社伦敦10月26日电 据《每日电讯报》报道，来自东欧的黑雪正在毁灭英国的森林。

英国的酸雨毁坏挪威的纳维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森林而受到谴责。但是，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的科学家认为，反过来英国却正在得到同样数量的来自东欧地区包括苏联有毒森林的黑雪。

报道说，这所大学的气象研究所目前正在苏格兰进行试验，并且已经跟踪到了一些黑雪。这种黑雪里含有黑色的粒子，能够破坏森林，使江河湖泊污染。

1984年2月20日，苏格兰第一次降下黑雪。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发现这种雪。

我国学者举行学术讨论会

本报讯 10月上旬，由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主持，在北海河举行了裁军问题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央有关部门、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学者和专家五十多人，就当前裁军问题的现状和今后的发展趋势、争取裁军斗争的作用以及我国在裁军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与会学者认为，当前的裁军斗争进入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情况。讨论会上谈到，近一年来，超级大国在军备控制方面各自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让步，谈判取得进展，有可能在一些领域达成协议，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双方的谈判进程并不顺利。有的学者认为，要从更大的范围来看美苏的军备控制问题。现在美苏的战略都有变化，更强调经济科技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着眼于今后十五年和下个世纪。美国在经济、科技上占有有利地位，一心要推行战略防御计划，带动新技术，提高实力。苏联则突出加速经济、科技发展，尽力要保持现有均势，因此双方既有达成协议又有困难。谈判将继续，斗争难免。

有的学者认为，新技术的发展，对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和军备控制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军备竞赛可能在太空领域和其他领域出现新的升级，例如太空防御系统的研制，进攻性核力量更加机动和精确度更高，常规军备、指挥、后勤的高技术化，等等。同时，军备控制也会出现新的情况。由于技术的发展，美苏的进攻性核力量经历了从数量到质量的竞争，数量上的削减并不影响实力，可能促成协议。也由于技术的发展，军备造成经济负担加重，造成战后很难承受，都会对军备控制产生阻碍、曲折的影响。因此，在研究裁军问题时这是值得重视的方面。与会者指出，在裁军问题上，中小国家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它们所起的作用应予重视。这对推动国际裁军谈判、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利的。

关于争取裁军斗争的作用，与会学者认为，裁军斗争不仅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起着积极作用，而且对我国实现四化、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有重大意义。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把裁军问题放到应有的地位加以重视是十分正确的。他们指出，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军备竞赛是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要更加重视对裁军问题的研究，按照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待裁军问题。

为更好地推动国际裁军的进程，作出自己的贡献。



国际问题学术动态

河北省保定市太行建筑设备厂

供水设备展样订货会

时间：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 联系人：魏国红 王文柱

会议地址：北京西南饭店（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18号） 电话：817531

我厂生产自动气压供水装置的专业厂，隔膜式增压装置是我厂引进美国阿美特乐尔公司的生产技术而研制成功的新型供水设备，可代替水塔及高位水箱，也可用于高层建筑给水系统为水榭消压，广泛用于生活、生产及消防给水系统。

该产品于一九八五年通过省级技术鉴定，并荣获一九八五年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该产品批量生产以来，销售范围遍及全国二十八个省、市，并深得用户赞誉。

产品供应范围：由SN400—SN1500型，SQ400—SQ1500型，设计压力由6kg/cm²—16kg/cm²，安装型式立卧均可，任您选择，特殊要求亦可另行订做。

本厂宗旨：质量第一，用户至上。

凡参加订货的单位，请速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前来函电，人员不得超过二人，会议前一天报到（有接站车）。

厂址：保定市利民路 电话：25124 联系人：魏德义

向水暖安装工人提供省力、简便的自动夹紧套丝切管机

ZJ-50型 自动夹紧套丝切管机

是一种小型多功能高效率机具，可进行管子套丝、管内倒角、切断等多种工作的加工，大大减轻操作工人的劳动强度，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的声誉。

双狮牌 注册商标

北京市崇文机械修配厂

地址：北京天坛东路南口 电话：750335 电报：6792



心声

——记王大化同志

骆文

从照片簿上取出大化饰演哥哥的《兄妹开荒》剧照，已经有些发白了。大化，四十年前二十七岁时去世。1946年12月，他带着近二十人的小分队在齐齐哈尔乡间采风，被卡车颠出车帮，当同志们把他从冻土上抬起来，赶到沙河医院。他再也听不见亲友的呼唤和哭泣了。那是二十号，一个风调雨顺的日子。

我是1936年夏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留校到处长级干部，被高个子，穿一身麻袋裤的工匠装；头发翘一点，脖子一点，并不比葛林松松。好像这就是他对严酷现实的憧憬，“力的歌颂”的表征。1935年他在北平艺术中学读书，参加了“一二·九”救亡运动。为纪念爱国学生郭清，用黑白照片描绘了“抬棺游行”。不知道他怎么学的版画，也许在家乡特别受到木版年画作坊影响，特别是线条粗拙的装饰画的影响。

当地下学联组织鲁迅先生逝世追悼会时，南京气氛紧张。大化和地下学联同志一起去农村演出，教戏。我们也把书稿、文字材料作转移。其中有大批和群众通信的信稿，是用拉丁字母写在日记本上的。我问过他，你新文字写得象天书，读不懂。他笑了，原来他是用难懂的“瞎子语”（一种反切方法的土话）作进步学运的斗争纪录。可这些东都散失了。我崇敬大化，他年纪轻轻，却做得那么好。

1937年1月底我们到了长沙。日本侵华航空队轰炸肆虐。右联星扮演死于炸弹下的一个孩

子的妈妈，精神失常。大化饰演从国民党监狱刚出来的、被母亲的大儿，家人喜恶交集……就是这样的街头轰动剧，多次演出在教育会坪。

有一天，我们找到冷清清的寿星街，徐特立同志住在这里，他是驻湘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大化把刷校活动告诉了徐老。徐老当即答应：“到你们学校演讲。”深秋的稻谷仓校园，课堂挤满听众，他概述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象他当年在辰州断指流血时，句句都是工长气。会场寂静能听到落地针响，掌声却又象击岸江潮。好多同志路上狂追的心花种籽，正是从这儿孕育的。

在延安，大化更多的是从事戏剧工作。他善于捕捉人物的感情。晨起，就在山坡上学唱多种民歌。压箱底的是他朋友，骡马店的后生也和他知心。他可以同枣糕的甜话一呆就是两个钟头。他有什么要略么？我看看是师心继承了群众。

有一回，曲艺戏剧都在大地。日本侵华航空队轰炸肆虐。右联星扮演死于炸弹下的一个孩

子的妈妈，精神失常。大化饰演从国民党监狱刚出来的、被母亲的大儿，家人喜恶交集……就是这样的街头轰动剧，多次演出在教育会坪。

有一天，我们找到冷清清的寿星街，徐特立同志住在这里，他是驻湘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大化把刷校活动告诉了徐老。徐老当即答应：“到你们学校演讲。”深秋的稻谷仓校园，课堂挤满听众，他概述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象他当年在辰州断指流血时，句句都是工长气。会场寂静能听到落地针响，掌声却又象击岸江潮。好多同志路上狂追的心花种籽，正是从这儿孕育的。

在延安，大化更多的是从事戏剧工作。他善于捕捉人物的感情。晨起，就在山坡上学唱多种民歌。压箱底的是他朋友，骡马店的后生也和他知心。他可以同枣糕的甜话一呆就是两个钟头。他有什么要略么？我看看是师心继承了群众。

杏树的院子举行纳凉诗朗诵，记得《山野的故事》中有这么几行：“太阳都快下山啦，还不赶早回园，是要看马鞭花儿，怎样合眼？你到哪儿不是大人家大小姐，你听到不会变……”之后，大化加了山野老人对爱女的喃喃笑声，它回荡在山谷，松一样苍劲；好似被几分酒意调弄了的乌桕树一般哀怨。——我知道大化是从山开势转的后沟农家得来的灵感。

他的《兄妹开荒》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没有台框。没有借摄影机、摄像机安排摆布。没有在一块场坪，一方空地，没有任何帮助构思的装饰环境中演出的。而群众在四围，象日本歌舞伎传达观众的“花道”，固然没有，也不需要。这就是秧歌剧的戏剧世界。当然，它选择，它组合，从而产生形象感染——人物心灵生活要有深度，要激动人心。让观众吸进肺腑的应该是生命花籽的芳香，化进的则是清朗的盎然的生活诗意。

1985年仲夏的一天，我到了齐齐哈尔扎龙鹤乡，茫茫草甸，多少苍鹭翔，丹顶鹤振翅待哺。次日去老沙公园，心里念着：原来他是安睡在这里的呵。看看，没有；走一起是走，由凯丰题写的“人民的艺术家王大化同志之墓”的石碑，象人在悲愤激越的十年被碾碎了，如今倚在园西的墙端上。

雪莲（铜笔画）

向际纯

读鲁迅日记

赵琼莹

他明明用一字一字写出来的稿费

为给在黑暗中艰难求索的青年木刻家

准备了一幅画。

这些朴实无华的镜框如今还在山阴路

的故居陈列着。

可是关于这，他的日记里却一笔也不

曾写上！

他明明给一个困苦中的流亡学生、共

产党员赠送过一批“火种”，

外加五十元大洋。

这是他从拮据的生活中挤出来的，

可是关于这，他的日记里依旧不见留

下半行。

然而我又在他的日记里多次寻出：

“人民艺术家”是领导同志对他的称谓；不过延安乡亲把鲁艺秧歌队一直唤作“鲁艺家”，“鲁艺家”是指“鲁艺”的，也是指鲁艺“艺术家”的；多好的简洁的素描。感谢园林工已把大化的墓迁到烈士陵园。他消失了很久了，然而他的一颦一笑还是接近着，我抚摩着他的坟前，在这北国凛冽的夕暮，正起寒风瑟瑟之季，几朵颤巍巍的野菊象音符，显出结全曲的哀怨的美。晚了，我得知我们横越千秋的同志逝别了，于是，我速记下他的墓志，也速记下闪过心头的几句话：

峭雪弥天不化冰
鹤乡一晓九霄云
洒洒尘外扶摇上
留得舒情状物身

一九八六年九月初



雪莲（铜笔画）

向际纯

读鲁迅日记

赵琼莹

他明明用一字一字写出来的稿费

为给在黑暗中艰难求索的青年木刻家

准备了一幅画。

这些朴实无华的镜框如今还在山阴路

的故居陈列着。

可是关于这，他的日记里却一笔也不

曾写上！

他明明给一个困苦中的流亡学生、共

产党员赠送过一批“火种”，

外加五十元大洋。

这是他从拮据的生活中挤出来的，

可是关于这，他的日记里依旧不见留

下半行。

然而我又在他的日记里多次寻出：

两位多年不见的老友相会了，畅谈二十年、三十年别后的经历，可是往往漏了想而又不得便的一句话：“您是什么级？”

这大概是与“君子不言钱”一样，总有失君子风度罢。其实“您是什么级”关系重大，包括住房、用车、工资、政治待遇等等，但是物质与精神，五花八门，无所不涉。说到底，往往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的“按劳分配”并不是十分认真的，“按级分配”，比如住房，却是一平米也不能差。

当然“按级分配”也包含着“按劳分配”的意思。但“按劳”比“按级”要复杂得多。比如，一个编辑，一个作家，一个演员，一个画家，一个技术工人，他们在业务上对人民、对国家的贡献不小，但要问“您是什么级”就难说了。例如有的作家，特别是有中青年作家，虽然创作了很多好作品，在读者中很有影响，可是他连“科级”也算不上。因此，在单位新盖了宿舍楼分房时，他一家三

口，只能分到十一平米的“一居室”，还不如单位里的总务科长，当然更不用说处长、局长比了。我这里并无轻视总务科长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意思，更无轻视处长、局长之念。但总觉得以“按级分配”为主的办法，问题很多，如不加以适当的改革，对充分调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的积极性有所妨碍，而且也不很合理。

新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不是宾馆）和一家老出版社紧邻。饭店的服务员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上级已经批准我们饭店是局一级的，我们的经理和你们的总编辑都是一级的了，我们的几个业务组都是一级的。”这位“科级”服务员说这话时，洋洋之溢于言表。出版社的“股级”编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我说此言，并无轻视饭店工作之意，也无一点疑问：饭店是否一定也要分什么“局级”“处级”“处级”之类，饭店工作人员相遇，也要问一下：“贵店是什么级？”这有点象说相声嘛！

的长者。默默无闻的同事。在那银河般的文学星里，你也许显得不那么灿烂。可是，你不埋怨，也不计较。因为你更懂得的，不是荣誉，不是稿费，而是孩子们的欢笑。

我是读着《安徒生童话》长大的，我是读着《寄小读者》长大的。后来有一天，我也拿起笔来，为孩子们写作了。常常收到那些说我为“伯伯”的来信，常常听到孩子们的呼声，希望得到理解和同情。于是我感到，手中这支笔分量并不轻。因为我面对的，是几亿纯真的繁星般的眼眸。

八年前，北京也是一次儿童文学创作会。我们见到了茅盾老人、张天翼老人。茅盾先生的叮咛至今犹响在耳边：“你们是儿童文学的战斗力。今后的创作要靠你们了。”那时候我还小，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几年中，两位老人相继辞世，我越来越感到，我们的担子重了，更重了。

早晨，太阳还没有升起。海面上三三两两，站满了我们的人。静静地，默默地注视着大海。仿佛去寻找什么，期待什么。大海用浪的手臂送来了丰厚的馈赠：海星、海螺、贝壳、海藻。给那赶海的孩子带去惊奇和欢乐；带给我们的，却是海的韵味，海的思索。

大海的前味是多么深沉、昂扬和辽阔，象一支催人奋进的进行曲。

大海，让我们来做大海的浪花；海韵，让我们来做大海的音符。

挽着臂，唱着歌儿，去塑一代，又一代。默默无闻，造美的明天，美的未来……

挽着臂，唱着歌儿，去塑一代，又一代。默默无闻，造美的明天，美的未来……

挽着臂，唱着歌儿，去塑一代，又一代。默默无闻，造美的明天，美的未来……

挽着臂，唱着歌儿，去塑一代，又一代。默默无闻，造美的明天，美的未来……

挽着臂，唱着歌儿，去塑一代，又一代。默默无闻，造美的明天，美的未来……

挽着臂，唱着歌儿，去塑一代，又一代。默默无闻，造美的明天，美的未来……